

崔恩卿
高玉琨 主编

走近老舍



LAOSHE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书丛

京华出版社

老舍研究文集

走近老舍

主编 崔恩卿 高玉琨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 编
北京市老舍研究会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TP)数据

走近老舍:老舍研究文集/崔恩卿,高玉琨主编: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北京市老舍研究会编.一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书丛)

ISBN 7-80600-659-1

I.走… II.①崔…②高…③北… III.①老舍

(1899~1966)—人物研究②老舍(1899~1966)—文学研究 IV.①K825.6

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T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395 号

走近老舍

——老舍研究文集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 编
北京市老舍研究会

主 编 崔恩卿 高玉琨

责任编辑 李 征

书名题字 吕浩材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北京市安华西里1区13楼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E-mail: dzcbs@public.bta.net.cn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15.375

印 数 1-2000册

出版日期 200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0-659-1

定 价 25.00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序

舒 乙

寒冬来了。自然会联想到，在比现在还冷的寒冬里，一百零三年前，老舍先生诞生于北京，在腊月二十三日的傍晚。如今，离他辞世已过了三十五年。值得宽慰的是，在他去世后，对他的研究日益深入和广泛，对他的评价也越发提高。一个明显的证明是，不断有关于他的研究专集问世。

瞧，又一部新的老舍研究专集编辑出版了。

这一次是北京为他做的，是在他工作过的地方。编辑出版者是北京市老舍研究会和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这两者的活动基地恰恰就设在老舍先生当年办公的楼里，他们是“娘家人”。

北京市老舍研究会和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分别成立已有 15

年和13年的历史，近年来活动逐渐增加，特别是近二年，领导得力，资金积累增加，显得十分活跃。这些，在该基金会出版的《年鉴》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北京是老舍研究领域的重镇，人才济济。老一辈仍健在的有王朝闻、张庚、于是之、王松声等诸位先生；中年的有樊骏、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赵园、杨义、王行之、关纪新、甘海岚、王晓琴等位，他们是一个阵容庞大、实力雄厚的群体；年轻的有傅光明、郑实等后起之秀。他们都有很杰出的研究贡献，有的有研究专集或者评传问世。

这本新研究专集的问世，应该说是北京老舍研究界的又一次成就大展示，是以以前的研究业绩的延续和发展，不难看出，前述那些中坚力量又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新成果，而且又涌现了一批研究新人。

老舍研究界有一个普遍的习惯，那就是努力去学习和贯彻“老舍风格”，形成一种“老舍式”的为文为人品格。我以为，这是整个老舍研究界的一个可爱又可敬的地方。

老舍先生自己生性坦诚、热情、幽默，办事和做学问却极其认真，一点也不马虎。他多次说过，他的最大长处就是勤劳。

1924年老舍先生去英国教书，行前他曾给友人留下一幅中堂，上书四个字：“笃信好学”。

或许，这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信条。

或许，这也是走在他的道路上的后来人的共同信条。

不信，请读这本书。

目 录

序	舒 乙 (1)
认识老舍	樊 骏 (1)
《微神》:老舍的心象小说	严家炎 (6 9)
由《老舍论创作》谈及北京文学的地域特色	马玉田 (7 8)
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	温儒敏 (9 4)
论老舍早期的文艺思想	李犁耘 (108)
超越与超越途径:《四世同堂》艺术魅力探寻.....	成 梅 (119)
老舍小说的叙述学价值	徐德明 孙华幸 (135)
从《四世同堂》到《茶馆》 ——试论老舍小说与戏剧的沟通	谢昭新 许 德 (154)
论老舍抗战初期的文学转向	孙 洁 (179)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 论老舍话剧的发展道路 王晓琴 (205)
- 老舍研究二题 章罗生 (221)
- 国家意识的觉醒与民族精神的呼唤
- 《四世同堂》文化解读 王玉林 (233)
- 送葬曲的弦外音
- 《茶馆》主题新议 李润新 (243)
- 冲突与融合
- 老舍小说叙事的一个文化模式 马云 (259)
- 天平在贤妻良母与摩登女性之间倾斜
- 从两类形象塑造看老舍文化心理的传统属性
..... 石兴泽 (270)

试论老舍的悲剧观念	王玉琦	陈秀平	(286)
老舍民族主义思想浅论		王卫东	(296)
老舍的教育观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张书杰	(309)
有关牛天赐的当代思考	胡光璐	窦红梅	(339)
古玩店到树华农场			
——看老舍的强国梦和当前的改革		李振杰	(354)
说法中现身			
——老舍小说中的叙述者		王鹤丹	(364)
老舍与京剧		秦华生	(376)
老舍著作与北京城		舒 乙	(380)
唯一的老舍		毛志成	(396)

又远又近的老舍	孙 郁 (404)
老舍漫议	孔庆东 (419)
生命的狂求	教友余 (434)
老舍在北京市文联	王松声 (441)
无我	
——忆老舍先生	葛翠琳 (449)
《老舍全集》编辑散记	舒 济 (458)
编 后 记	编者 (479)

认识老舍*

樊 骏



老舍具有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若干重要的方面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成长作出了突出的建树，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其中，有的是别人难以比拟或者无法替

* 本文原为1986年老舍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老舍二十年祭》中的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在半个多世纪里，对老舍的认识评价的内在分歧和前后变化，用来说明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批评标准正在发生的演变。相隔十年之后，将这部分发言整理扩充成文，着重正面阐述自己对于如何认识老舍的看法。文章连载于《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第6期上。这次收入本书，时间又过去了五载有余，发现原文写得匆促，多有缺漏之处和粗糙之弊。为此，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代的，有的对当前的文学创作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家。

老舍于1926年正式登上文坛^①。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书时，在《时事新报》刊登的两则广告中，着重提到了“著者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幽默”、“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等。朱自清认为这“虽然是广告，说得很是切实，可作两则短评看”^②。所谓“很是切实”，自然是说它们抓住了这位文学新人的一些基本特点。可见，对于老舍的艺术独创性以及由此取得的杰出成就，人们从一开始就是有所认识的^③。三十年代中期，老舍进入创作高潮。《离婚》、《骆驼祥子》等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作家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李长之、赵少侯、常风等人纷纷撰写评论，着重称赞他的幽默艺术及其审美价值。老舍曾是文学研究会的正式会员，后来又成为《论语》《宇宙风》等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在读者的心目中和文学史家的笔下，一般都没有将他归入某一特定的文学团体流派。在派别林立且又壁垒森严、争论不休的三十年代文坛，他

① 这是指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而言的。此前，他已发表过一些习作性质的作品，如1921年2月发表在日本广岛师范中华留广新声社出版的《海外新声》第1卷第2号上的短篇小说《她的失败》和新诗《海外新声》，发表在1923年1月出版的《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上的短篇小说《小铃儿》。但这些刊物都不是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自然无法引起文坛和一般读者的注意。

② 《〈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收入《朱自清文集》第2卷，开明书店1953年版）。上述商务印书馆的广告词，也引自此文。

③ 最近读到陈福康的《最早评论老舍作品的文字出自谁的手？》（载《人民政协报》2001年12月14日），得知郑振铎最早在1926年第6期《小说月报》介绍即将刊登的《老张的哲学》时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的作家所未弹奏过的”；翌年第1期《小说月报》预告将从第3期起连载的《赵子曰》时，又提及“以轻松微妙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动人的”。老舍自述写好《老张的哲学》后就将稿件寄给《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这就是说：郑作为老舍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就已经敏锐地发现并明确地指出和赞赏老舍创作的若干特点。”

与左、中、右各方，包括京派、海派、鸳鸯蝴蝶派等，大多有所交往，作品也分散发表在不同倾向的刊物上。他又一贯看重文学的通俗性、娱乐性，作品也就超越青年知识分子的圈子，在市民群众中也获得众多的读者，以上各点，共同地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坛的重要位置。抗日战争爆发，老舍从即将沦陷的济南，只身奔赴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汉。“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小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子撑中华，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①成为全民抗战热潮中一则振奋人心的美谈。不久，老舍被推举为“全国文协”的实际负责人总务部主任，并担任此职直到抗战胜利。出任这一职务，自然有主客观的多方面原因：周恩来、冯玉祥等人的大力促成，就起了很大作用；但关键还在于他的崇高的文学地位与社会地位，得到了文艺界以至于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与充分肯定。而这一工作岗位以及他在这一岗位上的热诚服务和出色成绩，又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声望与影响。“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②茅盾的这段话，可以视作历史的定评。1944年4月，为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③，文艺界开展过颇有声势的祝贺活动。在高度评价他

① 冯玉祥作，转引自吴组缃：《〈老舍幽默文集〉序》。

②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③ 把1944年定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是将他开始创作《老张的哲学》假设为1924年推算出来的，实际的情况是：老舍1924年9月10日抵达英国（参见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院长1924年16日致英国入境检查局局长信）。他后来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回忆说：“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于是广泛阅读英文小说，同时萌发“我想拿笔（写作）了”的念头，又说“写成此书，大概费了一年的工夫”，将书稿寄回国内，“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1926年7月号）居然把它登载出来。”根据以上几个具体日期推断，这部小说大约写于1925年春至1926年春。

为文艺界的团结抗日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也推崇他的文学业绩为“我们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并将“永垂不朽”^①。这一活动，文学艺术以及文化政治各界的左、中、右代表人物都参加了，但显然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发起组织的。《新华日报》为此开辟专栏，并发表评论《作家的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周年》^②。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与中共的交往共事，增进了相互理解，老舍的思想趋向激进。有人以“我亲眼看见他的桌上由《大公报》换上了《新华日报》”为例，说明“他的政治进步”的轨迹^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在美国的老舍，立即启程回国。记者及时报导“老北京又回到了老家”的盛况：“新中国对这位作家的要求和期待有多么大，有多少问题都找上了他。”“他兴趣好极了。他自己想，政府也这样鼓励他，人民也需要他，重新再写新的北京、新的中国。”^④ 这可是少有的热望和殊荣。老舍也不负众望，怀着由衷的热情，歌颂新生的北京与社会主义的祖国。《龙须沟》、《茶馆》等作品的成功，证明他步人又一个创作高潮，而且是二三十年代开始创作的老作家中，到五六十年代能够依然保持艺术活力、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的最为突出的一位。《龙须沟》的成功，成为新中国初年文艺界的一大盛事。周扬以文艺界主要领导者的身份撰文指出：“从《龙须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还大声号召“让我们所

① 邵力子、张道藩、郭沫若、沈雁冰等 29 人：《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缘起》（载 1944 年 4 月 17 日《新蜀报·蜀道》1120 期）。

② 见 1944 年 4 月 17 日该报的《新华副刊》，同时刊登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人的祝贺文章；随后还专讯报导各地的庆贺活动。

③ 李长之：《这就是老舍》（载《新文学史料》1978 年第 1 期）。

④ 黄裳：《老舍在北京》（载《文汇报》1950 年 2 月 28 日）。

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和他一同学习，并向他学习吧。”^① 同样是少见的赞美和肯定。五六十年代老舍在文学艺术、对外文化交流、政治、社会等机构，担任多种领导职务，成为十分活跃的文化名流和社会活动家；还先后获得“人民艺术家”、“语言艺术大师”等称号，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得到极大的荣誉。自六十年代初期起，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形成并流传所谓“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提法。虽然以这种“排座次”的方式看待作家，不一定准确，甚至不一定恰当；但能一直沿用至今，表明文学史家普遍地把他置于现代中国作家的最前列——这自然是一种显赫的历史评价。还不能不提及的是：1956年老舍将新作《秦氏三兄弟》读给曹禺、焦菊隐等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听以征求意见时，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幕第二场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此外几场较弱”，建议作者“可以以第一幕第二场为基础发展成一个戏。”经此提示，老舍除保留第一幕第二场作为第一幕外，从整体上改动情节线索、戏剧冲突和主要人物，写出另一个剧本《茶馆》。^②《茶馆》不但明显超过《秦氏三兄弟》，在老舍四十余年的全部制作中，也是最能充分完美地展现他独特风格作品之一，又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为杰出的保留剧目之一。人艺的这些艺术家，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懂戏的内行，更不愧为真正熟悉老舍，知道如何珍惜、如何发挥他与众不同的才情的知音。借用于是之的话说：“使老舍先生的长项完全发挥出来了，”^③这在古今中外文学史、戏剧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佳话。鲁迅借用别人的话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④老舍自然也会从这些艺术知己那里，得

① 《从〈龙须沟〉学习什么？》（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4日）。

② ③ 于是之：《老舍先生和他的两出戏》（载《北京文学》1994年第8期）。

④ 这是鲁迅1932年借用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

到莫大的慰藉的激励。

不过，以上种种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他的创作的深广含义与突出成就，特别是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等等，在很长的时期里，并没有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得到应有的评价；相反的，还不时受到这样那样，或隐或显的贬低指责。在灾难深重的二三十年代，他那“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的人生态度，追求幽默的喜剧效果的艺术取向，都难以为日渐激进的文坛所认可。鲁迅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林语堂热衷于提倡幽默小品，担心他“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① 鲁迅这时对林语堂已多有不满；相比之下，显然对老舍是更不以为然的了。茅盾在四十年代中期回忆二十年代末最初读到《赵子曰》时的感触：“那时候，从热烈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小的距离的。说起来，那时候我个人也正取材于小市民知识分子而开始写作，可是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②。即使说得相当委婉，仍然清楚地表达了对于这部作品的保留态度。后来成为老舍至交的吴组缃也谈到“回顾在三十年代，我对文坛流行的幽默风是很不以为然的。……总以为幽默是英国绅士醉饱之余的玩意儿，……我对老舍的幽默文完全改变了看法，却是在认识到他的为人以后的事。”^③ 言下之意，他对老舍的幽默也曾经“很不以为然”过。巴人在1950年1月出版的《文学初步》中，把老舍笔下的祥子视为“从自然主义的，现象学的方法来描写人物”的代表，只是“一个世俗的类型”。“由这人物而展开的故事，也是

① 《致台静农（1934年6月18日）》。

②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载《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③ 《〈老舍幽默文集〉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这实社会的‘浮光掠影’的事件，很少本质的意义”，又“没有和其他社会作有机的连系”，作家只“给他穿上了衣帽”，却没有“给他灵魂”，因而“不是典型”，艺术上评价不高。同时指出作家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而巴人认为“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骆驼祥子》被批评家所称道，但没有从这种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予以批判，实在是怪事。”^①老舍诚然有“世俗”的一面，二三十年代他对于政治、对于革命的认识，也带有过“世俗”的偏见。但断定“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却是政治上的严厉斥责。这对刚刚回到祖国、热情地开始新的文学生涯的老舍，无异是当头一棒。同年8月1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老舍选集）自序》，全面回顾自己此前的创作，并作了“自我检讨”，还特别因为《猫城记》“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表示“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同时出版的《老舍选集》，对所收入的《骆驼祥子》有关“革命者”阮明的描写，也作了实质性的删改。翌年1月《小说》杂志上《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登完“八十七”段，突然中断——人们一直因此以为小说到此就结束了；直到八十年代初，找到1951年在美国出版的四十年代后半期作家本人旅美期间亲自参与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译本《The Yellow Storm》，才知道他是按计划写完一百段的^②。至于为什么不

① 巴人的这段批评，我在1996年的初稿中误以为是他1939年—1940年撰写的《文学读本》中就有的，并在注释中说明“《文学读本》由珠林书店1940年10月出版。此书现在已不易找到。引文出自该书的改版本《文学初步》（海燕书店1950年1月出版）。从‘再版后记’看来，改名再版时，没有什么变动。”后接上海师范大学史承钧教授函告：注释中“你的估计有误。巴人那一次指责，在《文学读本》中是没有的，那整整一段都是他在1950年出版的《文学初步》中加上去的。”现据此改正，并向承钧先生致谢。

② 老舍在1945年4月1日所写的《〈四世同堂〉序》中宣布全书分三部，共一百段。

将早已写好的作品全部发表出来，又不作任何解释就中断了；《饥荒》也没有像前两部（《惶惑》、《偷生》）那样，在报刊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等，作者从未作过任何解释，表明其中总有什么难言之隐。1951年上半年，老舍奉命写作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题旨的电影剧本《人同此心》^①，完稿后送请有关部门审查时，因为有人认为“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把剧本“枪毙”了^②。所谓“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作品，“怎么改也改不好”云云，都超出评价作品本身，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位作家！六十年代初期动笔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老舍酝酿了数十年^③，本来会是又一部传世之作，却因为有心于所谓“大写十三年”（即以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号召^④，写了八万多字又不得不搁笔，给世人留下一个灿烂的开头与无穷的遗憾。即使是得到热烈赞扬的作品，像《龙须沟》，改编成电影时，由别人作了不符合作家原意的改动，致使同一个剧本先后有内容不尽相同的三个版本^⑤；像《茶馆》，虽然从一开始就被誉为“经典”，并得到周恩来的认可和支持，却不断受到为旧中国唱“挽歌”，缺少反映革命力量的“红

① 编写这样一个电影剧本，是毛泽东倡议的，请老舍承担，则由电影局提名，经周恩来同意后确定的。有关情况参见齐锡宝《回忆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载《电影创作》1994年第1期）。

② “有人”指江青，当时她刚就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具体经过，参见齐锡宝文。

③ 老舍一直有这样的创作计划。1944年他的好友罗常培提到，“十年前他就想……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事实上抗战前夕他已动笔了，那就是发表在1937年8月《方舟》第39期上的长篇小说《小人物自述》，小说因为战争爆发只发表了一万多字就中断了。《正红旗下》是第二次写作，可惜又一次被迫中断。

④ 这个号召是由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提出的，却迅速波及全国。

⑤ 有关情况，参见于是之《老舍先生和他的两出戏》。